

東漢紀

後漢紀

西晉紀

東晉紀

南北宋

前五代

齊

前五代

宋

前五代

陳

前五代

隋

前唐紀

歷朝世史紀要

閩潭華義昂岑翁父纂

豫金唐延對大登父校

東漢紀後帝景帝長沙定王一

十有三十六年

世祖光武皇帝景帝五世孫名

建武中元二號鑑建武元年賈

復與五校戰傷瘡甚上驚曰失

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我子

娶之生子我女嫁之不令憂妻

子也後尋愈鑑六月蕭王即皇

帝位改元大赦鑑赤眉假立劉

後為名乃奉劉盆子歸長安更

始敗降詔封淮陽王尋被殺鑑

先人卓茂京平間為令行已

在清濁之間多善政民有訴其

鑑論必讀 卷十二

東漢紀論

光武

王莽嬪有神器卯金刀絕歷載三六

謂莽篡十八年

動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矣文叔自謂劉秀

當為天子而興兵白水發跡舂陵御群虎以

指王莽

捕不道漢兵四會共工是除機槍句始群兇

靡餘而漢官威儀復見於今日是時盜名

世史要

鑑諸必讀

卷十三

亭長受賂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置不問後以王莽篡歸至吳上首訪茂羅太傅封以侯鄧禹西入關中吏民望風附禹禹每駐節勞之由是禹名震關西諸將欲往入長安禹曰赤眉新拔鋒未可當也北地三郡土廣穀饒姑就養待其饑遂引兵北至皆降經十二月赤眉殺淮陽王張印等使謝祿殺之劉盆子名震西川馬援往馬初援貧欲田于邊其兄曰汝大材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也援曰丈夫窮當益堅老當益壯乃田邊郡治產萬餘曰財貴能賑施也不則守財虜耳

字者不可勝數秀至河北除莽以親臨卒伍披堅執銳崎嶇於封豕長蛇之間一時攀龍附鳳之輩鱗集麀至以共燬死灰於復然攻邯鄲而王郎授首命馮異而盆子歸降擊銅馬而關西投死委吳漢而江淮悉平遣耿弇而張步躬欵征隴西而隗囂穴破攻巴蜀而公孫殞亡天戈所指乾清坤夷日月所照皆為臣妾且其恢郭大度同符高祖手不持

遂盡散而歸。寶鑑二年。宋弘薦桓譚。上令譚鼓琴。悅其繁聲。譚見弘至。失其常度。弘免冠謝曰。譚以鄭聲悅上。是臣薦之罪也。上謝弘。時湖陽公主寡。意欲妻弘。弘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上謂主曰。事不諧矣。鑑賈復部將殺人。潁川守寇恂捕殺之。復怒。欲殺恂。時復過潁川。恂稱疾不見。左右以恂怯。曰。昔相如不畏秦王。而畏廉頗。為國也。上聞召恂。復至。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聞今日朕分之。於是極歡去。鑑三年。馮異大破赤眉兵。上勞之曰。始雖垂翅。回谿。異初為赤終能奮翼。渾池。

珠玉之玩耳。不聽鄭衛之音。夢想賢士。側席幽人物色。嚴光茅土卓茂。閉玉關。謝西域視太學。韜弓矢而散馬牛。建武之政。號為止戈之武。東都之烈。炳炳麟麟。業倖西京。惜馬援被譖於薏苡。而勲臣爵絕。岱宗讖兆於河圖。而侈志東封。內寵溺愛於麗華。而嫡子遷位。為盛德之累。雖爝火無傷於大明。而微塵纖埃非全鏡所宜有也。

可謂失之東隅。處收之桑榆。劉盆子奉帝璽以降。上待以不死。謂徐宣。徐宣曰。卿所謂鉄中錚錚者。年隗囂使馬援往成都。親公孫述。素善援。至述必盛備。微乃延援入。歸語囂曰。子陽。并底蛙耳。不如專意東方。遣援奉書入洛陽。上袒憤坐迎援曰。臣遠來。何知非妹人。而簡易若是。上笑曰。卿說客。非刺客耶。援嘗謂其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五年。上使來歙持節送馬援歸隴右。隗囂曰。於高祖何如。援曰。不如也。高祖無可無不可。今上動如節度。且

目曰。上北破諸賊。諸將請上其志耳。今不正位號。恐失人望。上終未決。會彊華進赤伏符。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爲王。乃卽位于鄴。後遷都洛陽。馮異治關中。或譖其百姓歸心。號威陽王。異懼。上書謝。上曰。將軍于朕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憊何疑而有懼。王元說隗囂曰。神龍失勢。與蚯蚓同。今天水完富。請以一九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昔王不成。其敝猶足霸。善之徵處士周黨。王良至。黨伏而不謁。范叔論其不敬。上曰。明王必有不賓之士。賜之金帛。歸獨良仕。至司徒。良爲官布被瓦器。事

不喜飲。囂曰：如卿言，反復勝耶？
鑑初漁陽守彭寵，以助上兵，請
封。朱浮曰：遼東有豕，生子白頭。
將獻之道，遇豕皆白，乃止。以子
之功，遼東豕也。至是，據漁陽反。
寵蒼頭，如名頭，漢子密，殺寵以降。
上封為不義侯。鑑時涿郡守張
豐平源守，富平俱反，耿弇討平
之。鑑上使龐萌討董憲，陰合焉。
上曰：朕嘗謂萌社稷臣，諸君得
毋笑其言乎？遂親往征之。鑑班
彪著王命論，詳規勸隗囂事，漢
囂不聽。彪遂避河西時，河西守
竇融未有屬，囂使人說曰：更始
垂成，復敗。此一姓不再興之徵
也。當各據土宇，以高鼎立。融以

子不入官舍。一日謁友，友拒不見。良慚，遂
歸，連徵不起。
上物色訪嚴光。三徵乃至。光臥不起。上
卽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
爲理耶？光乃張目熟視曰：上固有志，何至
相迫乎？上引光入，因共偃臥。光以足加上
腹。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上笑曰：朕故
人嚴子陵共臥耳。光固謝去。鈞富春山卒。
時群寇皆平，獨公孫述、隗囂未下。苦于兵
上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于度外。
八年，上欲征隗囂。郭憲曰：東方初定，車駕
未可遠征。乃拔佩刀斷上鞬，上問馬援援
聚米爲山，指畫形勢。上曰：虜在吾目中矣。
遂征囂。囂奔西域，尋命來歙討平之。上馳
封賜岑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取蜀地。人
若不知足，旣得隴，復望蜀。

彪言。決策東向。適上有璽書至。諭融。河西皆驚。以天子明見萬里外。鑑。融。破張步于祝阿。悉平齊地。上往勞之曰。昔韓信破歷下。今將軍攻祝阿。功足相方。而難過之。向將軍建伐齊大策。朕嘗以落難合。乃知有志者。事竟成也。鑑。詔起太學。上親詣之。而煥然。文物可觀矣。鑑。六年。馮異入朝。上曰。豆粥麥飯。厚意久未報。曰。願陛下無忘河北之難。臣不敢忘巾車之恩。異在中。釋。用上賜之金帛。還鑑。執金吾朱浮曰。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問者守宰數易。何以責效乎。上然之。鑑。七年。日食。詔上疏不得。

十一年。來歙破元安。公孫。殺歙。又使岑彭代之。述使人刺殺彭。十二年。復令吳漢逼成都。八戰八克。述被斬。遂平蜀。初。述徵李業。譙玄不至。並賜鳩死。徵王浩。王嘉俱自殺。徵任永。馮信皆托青盲謝。徵費貽。漆身為癩。以逃。上悉封其墓。獨貽存徵為太守。而西土歸心。上欲全功臣。悉令列侯就第。不得預朝政。且上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鄧禹居家。澹備。有子十三人。使各守一藝。十四年。韓歆好直言。每于上前。指天畫地。以諫。上惡免歸。仍宣詔責之。歆自殺。以非其罪。百姓不厭。上為成禮。葬。詔檢覈官民豪猾。有陳留吏上書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上詰吏。吏不。

言聖。鄭興曰。頃年日食多在晦。皆月行疾也。日君象。月臣象。君急亢。則臣迫促。故月行疾而晦。食陛下宜思柔克之政。鑑詔曰。祖三十稅一。鑑上與鄭興議。郊祀欲斷以識。書興曰。臣不為識也。鑑江馮誦以校尉督察三公。陳元曰。師臣者帝賓臣者伯。未聞公輔制于有司也。鑑南陽守杜詩多善政。民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鑑潁川盜起。上曰。吾悔不聽子橫。韓憲之言。上歸率寇。恂往征。盜悉平。上還。百姓遮道曰。願復借寇君一年。鑑嘗守乃留恂。經九年。祭遵御兵嚴肅。每取士皆用儒術。遵死。上嘆曰。安

以寔對。時皇子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故也。上示吏。吏首服如東海公對。上由是奇愛陽。乃廢鄧弘。立陽母陰氏。太子彊自請備藩。許之。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陽母貴。宜承大統。漁陽守張堪多善政。民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十七年。上幸章陵故里。置酒與諸母酣飲。衆曰。文叔向與人不款曲。惟直柔耳。今乃能如此。上咲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湖陽公主蒼頭殺人。洛陽令董宣格殺之。上怒。箠宣。宣曰。無箠請自死。遂觸楹流血。上令叩頭謝。宣曰。不可。左右強使頓。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宣曰。臣時尚藏

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鑑
鮑永劾趙王良不敬。鮑恢鯁直
不避強禦。上曰。貴戚且飲。手避
二鮑。鑑任延為武威守。上戒以
善事上官。延曰。忠臣不私。臣
不忠。上下雷同。非陛下福也。上
善之。鑑十三年。上獵夜還。上東
門守郅憚拒關不納。乃從中東
門入。明日上賜憚布百疋。而貶
中東門守。鑑中元二年。上讀會
昌符云。赤劉之九。光武為高。會
命岱宗。錄之。宗為遂禪泰山。宣布
識文于天下。桓譚言識之。非經
上怒。謂譚非聖。無法。遂貶。鑑二
年二月。帝崩。帝每旦視朝。夜分
乃罷。太子曰。陛下有禹湯之明。

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乃
上咲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詔
錢三十萬。
二十二年。上數幸鴻臚郭況第。賜金甚多。京
師號曰金穴。
拜馬援為伏波將軍。征交趾。大破之。援語
孟異曰。男兒當死邊野。以馬革裹屍還墓
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手中耶。異曰。諒烈
士當如是。
二十二年。上問劉昆曰。汝前令江陵反。風
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果何德政至是
對曰。偶耳。上咲曰。此長者之言也。
西域遣子入侍。上不許。乃閉關謝使。
馬武請伐匈奴。上曰。吾不事遠也。
二十四年。武陵蠻入寇。馬援請征之。上意
其老。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上曰。矍鑠哉。

而失黃老養性之福。上曰。吾自樂此。不為疲也。（經）太子莊即位。蘇東坡曰。世祖既立。上懲韓彭之難。中鑒七國之變。下悼王氏之禍。於是盡侯諸將。而不任以事。裁減同姓之封。而黜一公之權。以為前世之弊盡去矣。及其哀也。宦官之權盛。而黨錮之難起。士大夫相與搢腕而浮談者。以為天子一口誅宦官。而解黨錮。則天下猶可以無事。於是外召諸將。而內脇其君。宦官既誅。董卓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漢。之所憂者。凡六矣。而其亂與亡。輒出於其所不憂。而終不

是翁。乃遣援。援欣語友曰。吾年迫懼不得死國。今獲願矣。援大獲蠻兵。病卒于軍。遺書戒子曰。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故效能伯高。不得刻鵠。不成尚類鶩。若効杜季良。不得盡虎。不成恐類狗矣。時訟良浮薄者。以援書証上。壻梁松。坐與良游。幾得罪。松遂怨援。初。援在交趾。以薏苡能輕身勝瘴。載一車歸。至是。譖以所載皆明珠文犀。上怒。援妻子不敢歸。援葬。乃藁葬城西。上幸南頓。詔復田租一歲。頃人乞復十年。上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敢期十歲乎。二十六年。上作壽陵。詔曰。無為山陵陂池。使佚興之後。與丘隴同體。三十年。上東巡。群臣請封禪。上即位來。

可備由此觀之。治亂存亡之勢。其皆有以取之歟。抑將不可推後。如江河之下趨。其勢自必有以相激。而不可救歟。其亦可以理推。力救而莫之為也。

顯宗孝明皇帝光武少子名莊元年戊午號永平

平在八年鑑永平二年上幸辟雍

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地知天人

桓榮為五更更知五行諧諸儒說

經冠帶環橋門觀聽者至億萬

鑑三年立馬援女為后德冠後

宮好讀書衣大練裙不緣鑑上

圖畫中興功臣二十八將于雲

臺首鄧禹獨馬援以椒房宮名后

故不與鑑大起北宮既而罷之

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事汚七
十二代編錄乎後
三十一年第五倫領市事公平廉介每讀
詔書嘆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

明帝

明帝即位以萬乘至重壯者慮輕而克遵舊

公主為子求即冊許

制垂情古典嚴絕外家不私毛髮聽鍾離疏

而止北宮納東平諫而罷校獵禁章疏浮辭

而不為諂子噲可謂從諫不拂改過不吝者

矣是時太和協暢萬幾穆清坐明堂而朝群

鑑全椒令劉平多惠政民載之
或增賞就賦咸年從役徵為議
郎鑑上怒葉崧以杖撞之崧曰
天子穆諸侯皇未聞人君
自起撞郎乃赦鑑四年春上如
河內不至而還鑑六年雒山出
寶鼎詔禁章疏浮詞鑑七年九
洧多虎害太守宋均曰咎在貪
吏均盡退之後無復患虎者上
擢均尚書令鑑八年天竺國有
神名曰佛上使人求其書而偕
沙門僧人來為佛入中國之始
鑑九年大有年鑑匈奴遣子入
學鑑十一年上問東平王蒼處
家何樂曰為善最樂上嘉之鑑
十六年班超使鄯善其主初遇

后登靈臺而望雲物尊禮三老五更而冠帶
雜選於橋門之所郁郁然禮縛五帝儀繁三
王東京風物於斯為美而詔群司極言以示
百官匈奴遣子入學二事又終綱目之所無
者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大
有年之祥信非偶然也獨惜其自起撞郎歎
弘人之雅度求書天竺釀後世之浮屠君子
不能無憾焉

歷朝世史紀要

閩潭葉義昂岑翁父纂

豫金詹廷對大登父校

東漢紀

肅宗孝章皇帝明帝子名恒元

在位十三年號建初元年

終請罷邊兵曰孝元棄珠崖光

武絕西域不以鱗介易我衣裳

上從之鑑時吏治尚嚴陳寵曰

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

絕陛下宜廣至德以奉天心上

納之鑑秋七月詔以上林池籙

賦與貧民經二年夏四月大旱

上欲封諸舅馬太后不許經三

年三月主賓人竇氏為皇后鑑

馬廖執后勅上成德政曰移風

鑑論必讀 卷十四

東漢紀論

章帝

章帝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納陳寵琴瑟之

諭寬刑也公上林池籙之賦愛民也立白虎

觀以議五經同異之辯尚文也而又孝隆太

后友愛諸王勸課農桑平徭簡賦誠足以繼

美文景增光前烈史稱長者誰曰不宜然太

易俗必有其本。語云。吳王好劍。客。百姓多麻。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鬼。城中好高結。鬚髮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大袖。四方全足。帛斯言如鳳。有切事。寔上納之。經四年夏四月。立子慶為皇太子。監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上親臨決。作白虎奏議。鑑六年。廉范遷蜀郡守。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范至。削其令。但儲水。民便之。歛口。范叔度來。何暮。不禁火。以安作。昔無襦。今五袴。經七年夏六月。廢太子慶為清河王。立子肇為皇太子。太子慶無罪。廢之。諡曰。鑑寶憲。弟。奪公主田園。上責曰。何異指鹿為馬乎。

子以無故廢梁竦以無罪死而竇氏驕淫滋甚噫國家欲棄憲無異孤雛腐鼠顧不思以時收剪使得從其貫天達地之惡其為白璧之瑕也不既多乎

目會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請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如吾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霸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帝省詔悲歎復重請之太后報曰常觀富貴之家福祿重疊猶再植之木其根必傷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

此念令人驚怖。國家棄憲如孤雞腐鼠耳。憲乃稍抑鑑。曾恭為中牟令。有三異。鑑不入稅。仁及心。鑑元和元年。詔議貢舉。帝彪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宜以孝行為首。鑑臨淮守朱暉。字多善政。民歌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鑑張奉慕毛義。名往謁。遣檄召義。令義色喜。奉心賤之。後義母死。徵辟皆不喜。奉嘆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為親屈也。鑑三年。司空倫羅鑑。班固請集諸儒議漢禮。上曰。議禮之家。名為聚訟。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曰。一變足矣。鑑重和二年正月。帝崩。太子

慈母之惓惓乎。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舍飴弄孫。不能復聞政矣。上乃止。七年秋八月。帝友愛諸王。篤於親親。手詔東平王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疎。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欲署大鴻臚。秦不忍下筆。八年。周紆令洛陽下車。先問大姓。吏以豪強對。紆曰。本問貴戚。如馬竇輩。豈知此賣菜傭乎。京師乃肅清。李邑密上疏毀班超。上知超忠。反責邑。後超令邑將烏孫入侍。或曰。曾毀君。超曰。內省不疚。人言何恤。元和三年。第五倫以老病乞罷。人或問倫在位時有秋乎。倫曰有。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病。雖不往。而竟夕不眠。

肇^年即^位。寶太后臨朝。○初太子肇立。梁氏私相慶。后忌之。

諸寶作飛書陷梁竦死之。

賀善贊曰。章帝垂意禮樂。尊

師重學。可謂仁厚之主矣。其

失者。獨廢太子慶。殺梁竦。二

事耳。所謂白璧之微瑕也。

孝和皇帝。諱帝。子名肇。元二年。號

在位十^年。鑑永元元年。寶憲殺都

卿侯。太后使憲擊匈奴。贖罪。大

破之。登燕然山。命中軍班固刻

石勒功。還鑑四年。寶氏父子兄

弟。充滿朝廷。上知有逆謀。與中

常侍鄭眾。迫憲自殺。班固坐憲

案下獄死。上策勛班賞鄭眾。解

鄭均多節義。上幸其廬。賜尚書。祿時號曰衣尚書。

上幸闕里祠孔子。語孔僖曰。今日之祠榮

乎。曰。屈萬乘以重道。主德之輝也。臣何私

榮。上笑曰。非聖

後能為是言乎。

和帝

和帝幼冲。權在寶氏。帝獨渙起宸斷。殲厥大

慙。納諫崇儒。動無大過。以陳寵為廷尉。而仁

恕見矣。除民之租稅。而恤民切矣。勿受遠國

之珍羞。而不以滋味為德矣。迹其所施。蓋亦